

校园文学



[2005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I217.2

102

:2005



[2005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郭赛等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97-6

I .2...

II .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036 号

责任编辑:赵国泰 程华清

责任校对:黄黎丽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草样年华

头发在生长 / 高雅(3)

六月十四日:未发生的和已发生的 / 寂寞吟唱者(10)

琐屑的文字 / 许愿(14)

行云流水的日子 / 刘玉娟(19)

那时花开 / 弋凡(22)

我也爱过周杰伦 / 阑珊(25)

失落记 / 谷秧子(31)

浮生情愫

原来短发的树也有爱情 / 叶倾城(37)

有些事情,确实要等好多年 / 岁影流年(41)

我就是爱你,怎样 / 艾草(46)

青春它写给淑珍的情书 / 小金宝(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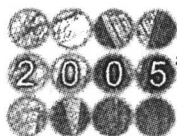
怀念一张像罗伯特·巴乔的脸 / 乔夕(60)

且听风吟

寻找长安城里的作词人 / 苏苏铁木(67)

蝴蝶飞不过江湖 / 慕容小雪(72)

蔷薇夜语 / 梵歌(81)



2005年
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2

伤逝,蝴蝶钗 / 语笑嫣然(87)

80后,先锋本色

索多玛城的逃之夭夭 / 阑珊(99)

向上的车轮(节选) / 刘不(104)

恋爱 / 张悦然(109)

最熟悉的陌生人 / 张佳玮(118)

诗路花语

写你的时候 / 朱文科(133)

寂寞烟花 / 冰在边缘(135)

寄别 / 苏城(137)

下雨的夜晚,你擦着一扇玻璃窗 / 徐丹(138)

十六岁花季 / 陈国勇(140)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外三首) / 刘昌华(142)

丛林深呼吸

鱼,我是一条鱼 / 云(147)

路过生命的树 / 小桥烟雨(150)

夜行车 / 吴越(155)

西部狂想 / 卢思佳(158)



北方 / 七堇年(163)

爱在无语时

藏起母亲的秘密 / 张翔(173)

我怕痛 / 残阳木木(176)

第一次写家书 / 王倩(185)

父亲·眼睛·光 / 古刹冬韵(187)

一夜盛开的昙花 / 杜逸旻(189)

记忆的碎片

假如女主角丢失了她的小鼻子 / 微凉(201)

给自己的成人礼 / 昨叶何草(208)

巴巴爸爸的光阴 / 叶萱(211)

私立生活 / 黄羽(217)

小女作家的绅士在水一方 / 郭葭(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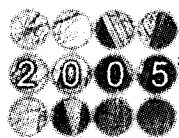
游离在文字尖

深褐色的记忆 / 酒吧钢琴(235)

游走于音乐文字之间 /

——聆听陶喆 / 孟伟(240)

八月迂回 / 麦夜(248)



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 / 4

指尖上跳舞的火花 / 喃呢的火花 (256)

遇见另一个自己 / 张溪 (267)

捧把阳光暖你

咖啡的味道 / only (275)

友情的故事 / 唐亮 (284)

正在飞扬着的 / 韩芷轩 (291)

幸福的形状 / 黄旭 (299)

记忆碎片里的凛冽青春 / 李岳红 (306)

路过秋天的时光

三十块六毛八分五厘钱 / 尉迟琳葭 (313)

关于高三 / 陆芑 (318)

化学班 / 阿门 (327)

属于初三的胡言乱语 / mary1204 (331)

忧伤兜兜转 / 庞婕蕾 (336)

草样年华



头发在生长

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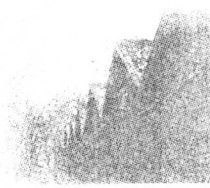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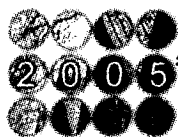
我的头发是一种不纯的棕色，发质很差，每一根都纤细脆弱。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把它们留长。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梳各种各样的精致的辫子，或者在头发上卡上大人用的发卡。在那个时候我也经常穿上大人的细跟鞋子走来走去。我曾相信我是一个公主。

长大以后开始梳简单的辫子，并且在每个月定时去理发店修剪。所以我的头发就始终保持在30厘米的长度，每天清晨它们被本本分分地拢成一个马尾，用的是两毛钱一根的橡皮筋，上面的毛线有一截是破的。

—

直到后来我暗恋班里的一个男孩。四月开始的恋情，带着春天没有散尽的芳香。他穿白色的大T恤，校服裤子，绽放一个干干净净的笑容。我看见了，恍惚了，然后可以轻易沦陷。所以我决定让我的头发和恋情一起生长，那样我的纤细脆弱的长发就可以和他掌心





的纹路纠结在一起再也无法解开。

我的头发开始缓慢生长，我不再修剪它们，而是每天入睡以前把它们平整地铺在枕头上，然后可以甜美地睡去。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纤细脆弱的头发也可以像锦缎一样美丽。

浅棕色的锦缎。在我洗过澡以后随心所欲披散着它们。我的头发潮湿，蕴藏的水滴使它们显得异常的黑，静静地散发香气。我一直认为所有洗发液的香气都是美丽而暧昧的，而洗过的头发也总是会有浅浅的花瓣气息，要不怎么会有人写下“一枝红艳露凝香”这样娇媚的诗句？

三

我披散着花朵一样的长发，面对我生于1987年的情人。那个漂亮的男孩子，永远只穿白色的宽大T恤，在胸前印着长长的英文。

他会对我微笑，然后带我到小区的商业街吃东西，我们通常去买一块钱一串的铁板烧，放好多辣椒末，吃得龇牙咧嘴，或者到街角卖冰激凌的男人那里，咔哧咔哧地咬蛋筒。

有的时候晚上他会来找我，和我到学校的操场上漫无目的地走。如果那样的时候有微笑的月亮，我就会想起我爱上他的经历——那是在我们刚刚开始同班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物理作业。那个时候借作业的风气还不是特别流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答应了。我说，可是我怎么给你呢。他说，我可以在学校门口等着你，我十分钟后到。

挂了电话以后我没有犹豫地出了门，穿着很久没有洗的校服，脏球鞋，神情淡漠。有轻轻的春末的风吹过来，我倚在校门口的栏杆上感觉疲倦。然后我看到那个男孩，他没有穿校服，一件薄薄的灰色风衣，拉链只拉到一半。月亮初上了，他的眼睛里有银色的奇异光芒。他走路走得快，眼睛里的光也随着闪烁闪烁，像在流泪一



样。许许多多日子以后这一幕成为我回忆这个男孩的惟一线索，但更重要的是，从那个银色的晚上开始，我注定已经触摸到一场不遗余力的爱。

四

在外人看来，我和他是完全无关的人。我成绩出众，表情淡漠，总是穿简单的衣服复杂的鞋，穿行在教室；而他的学习在班里倒数，笑容天真灿烂，经常抱着篮球穿着七分裤子匆匆跑过街角。

我甚至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当初点燃爱情的原因是什么。我只是知道我每天中午不能够睡觉。我必须拼命拼命写，把那些早上发下来的卷子全都写完。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他的生存。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来没有抄过习题集后面的答案，因为我想，如果他要抄我的，那么答案上面如果有错误就可以避免；如果他要自己做，那么我还可以仔细地把困难的题目讲给他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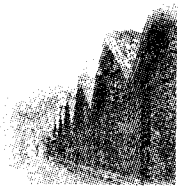
考试的时候我给他传纸条，所有的选择填空，答题的过程，写得详详细细。他的手上面带着薄薄的汗水。把纸条放在那里的时候，我冰凉的手指每次都会若即若离地碰到他柔软的掌心，然后我的心里会有好多温柔延绵的曲线生长出来，纠缠成模糊不清的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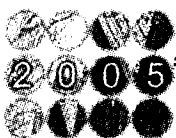
我看着他戴着黑色的护腕，以极标准的姿势漂亮地进球。我的头发在风里飘散。我想，那些长发是因为他而生长。可是他不会知道。因为我只是对着他微笑，隐忍所有的疲倦和泪水。

五

我有的时候想对他说，我好累。真的。在这所学校的实验班毕业班里，我开始心力交瘁，举步维艰。

我开始每天做大量的物理和化学卷子，老师慈眉善目地对我说，





好好加油上重点啊。我知道如果不做卷子就会在竞赛里面落选，如果在竞赛里面落选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上一所优秀的高中。

除了学校的紧张以外，我还要留时间给他，给我的爱情。所以这半年以来，我甚至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清洗我的头发，它们疯狂地生长着，没有任何的约束，非常自由的样子。我羡慕它们，可是已经别无选择。

他不一样。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学习任务。每天抄我的作业，偶尔自己做一份题，从不参加一切补习，成绩保持不退步就可以了。

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有。除了去找我以外，时间给了他认识《传奇》的契机。而我第一次听见《传奇》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惊异，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网络游戏。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在他身上掀起了比CS还要疯狂的潮。

他每天都要和它约会。在那段日子里，所有的晚上他都会骑着他的旧单车，跑到书店旁边的网吧里面泡一个多小时。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何勇的歌，第二首《姑娘漂亮》。我看着Discman反反复复地说“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可是：他的没有架子的旧车子怎么带我呢？我是不是要像《简单爱》里面周杰伦的女孩一样站在单车后面呢？我胡思乱想，心里面像有一群鸟飞过。

六

在我的那一场爱情里面，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是一片空白。因为它们在我的心里，是浸了水的钢笔字，模模糊糊的一大片；又是日记里撕去的那些页，明知它的存在却又几乎毫无记忆。

或者，是我在刻意忘记。

我只是记得，后来他打来的电话，从头到尾都是《传奇》。他说，我一中午升了四级呢，我今天把一个十级的女的扁了，下午有



百兽攻城……我不喜欢听这些，因为虽然他说的时候非常兴高采烈，可是我觉得那似乎不是他应该对我滔滔不绝的东西。

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只能一言不发地继续把我的物理作业借给他，我只能沉默着把我的试题答案写在递给他的纸条上面……像以前一样。

他很久没有来找过我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敲响家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柔风飘柳的感觉，我想，你终于想起我了吗。带着一丝浅浅的希冀我开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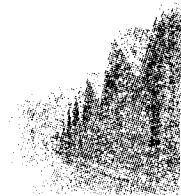
他对着我微笑，眉毛漂亮地挑着。他的笑容让我不敢长时间地凝视，于是我低下头。我看见自己的棕色头发垂在耳朵边上，非常懦弱的样子。我以为他会用手拂开它们，可是他只是说，借我物理作业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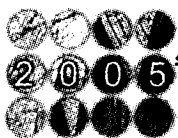
没有人拂开垂在我的眼睛前面的头发。所以它们丝丝缕缕地缠绵在一起，把我眼前的世界陡然瓜分。他的微笑变成了一格一格的，碎了，可是依然那么漂亮，嘴唇的弧线清晰完满。我想，那就是安妮所写的“天生用来接吻的嘴唇”吧。可是那样的嘴唇是不会用来吻我的啊，它只是用来告诉我《传奇》又升到几级或者向我要物理作业。

突然之间我感觉到了空气的干涩，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我把我的物理练习册拿了给他。那本设计单调的绿色封面的册子，在我的视线里终于渐渐地模糊。

七

我突然发现，我，和他之间的一切，原来都是靠作业维系着的。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竟然也是由那本物理练习册引起的。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漂浮的、慌张的感觉，或者他选择我只是因为借作业这个便利的条件吗？我不能够相信，不能够相信啊。难道那些





月光里面的誓言、他眼睛上银色的泪水都只是一个飘忽的灰色的影子吗？

那，我又算是什么呢？

结束叙事

他还是每天去打《传奇》。我不再试着劝他读书，而是躲到了一个他触及不到的地方。我想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一切又与他人何干。太多人太多事，只是我们的借口和理由。

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我心里还是疼啊，可是已经是钝钝的麻木的了。头发又垂到眼睛前面去了。我把它们拂开，可是不一会它们又弯下去。我无能为力。

我给我的好朋友拨电话。我说，原来他爱《传奇》还是胜过爱我。然后我就说不下去了，可是我居然在微笑，我的头发缠绕在手指上面，一圈又一圈，像棕色的丝线。我突然想起以前养过的蚕宝宝，它们吐的丝那么白，那么纤细，可是它们就是这样用丝把自己缠绕，一圈又一圈。它们不打算出来了。那就是一个词：作茧自缚。

我下载了梁咏琪唱的歌：《短发》。我的好朋友面色凝重地看着我。我应该是要剪头发了吧？我应该像许多女孩子那样潇洒地对着理发的阿姨说：我要梁咏琪那样的发式；我应该抛下一地长长短短的碎发头也不回地走到大街上；我应该带着剪短的头发表看着夕阳渐渐地落山渐渐地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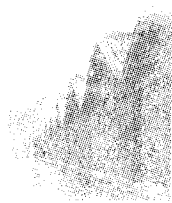
不是吗？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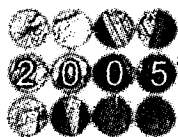
可是，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想要剪掉我的头发。它们已经很长，长得没有了光泽，长得开始分叉。细小的分叉，像花儿绽放在纤细脆弱的长发顶端。我想起在小的时候妈妈告诉过我，我的头发太脆



弱了，营养跟不上，如果留长的话会很容易分叉。看来果然是这样。可是，头发虽然脆弱，我的心还是很坚强的啊，我为恋情留长的头发，在心的逼迫下继续继续长。我像以前一样披散着花朵一样棕色的头发，面对镜中的自己。和从前不同的是，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目的。

所以到现在，我的头发依旧茫然地生长着。我对它们是有许多期望的，因为也许等它们再长一些，就可以坚韧地串起这些缠绵悱恻的过往。而到了那个时候，我大概也就可以微笑着面对垂在眼睛前面的碎发，面对那个不愿拂起它们的人。





六月十四日：未发生的和已发生的

寂寞吟唱者

很多时候，我都希望自己可以从窗口跳下去，一切都随着身体在地面的绽放而结束。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渴望死亡，或许我是一个表面温和心底却很极端的人。可是实际上，我是个很惧怕死亡的人，每次俯视楼下的车辆时，总有莫名的恐惧在心底暗自产生，迅速蔓延。于是每一次自杀的企图，都被自己所掐灭。

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虽然喜欢清理自己以前的旧物件，但关于过往的记忆却始终铭记在心。我也很想抛弃曾经，努力地去面对将来。但太多的可能让我对未来无所适从，于是对于未发生的恐惧迫使自己不得不去翻阅自己并不想面对的已发生的种种。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在QQ上和我的哥哥快乐地聊着天。到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要去睡觉了，我不想和你说话了。我在键盘上迅速敲击字符，我说，还好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我可以去爱上你。我很久没见到我弟弟了，我很想他。晚安，然后下线。

在洗漱间我安静地刷牙，清爽的薄荷味道在口中充溢。寝室很静，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和梦中偶尔的呢喃。我很羡慕他们可以毫无牵挂地入睡。

六月的湘潭格外地闷热，天空很蓝，阳光灼烧着每一寸暴露的皮肤。没有丝毫降水的预兆。我不喜欢在如此难受的天气里写作，